

浙江文叢

高濂集

〔第一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高濂集

〔第一冊〕

〔明〕高濂 著 王大淳 整理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高濂集 / (明) 高濂著; 王大淳整理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5. 3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5540-0515-6

I. ①高… II. ①高…②王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
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056600 號

高濂集

(全五冊)

[明]高 濂 著 王大淳 整理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網 址 www.zjguji.com
責任編輯 況正兵 王振中
封面設計 劉 欣
責任校對 余 宏
責任印務 樓浩凱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張 106.25
字 數 1088 千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0515-6
定 價 36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5540-0515-6



前言

高濂，又名士深，字深甫，又作深父，號瑞南，或作瑞南道士，別號湖上桃花漁。浙江錢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，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、藏書家、養生家。高氏一生愛好甚廣，成就和著述亦多，有《四時幽賞篇》、《雅尚齋詩草》、《芳芷棲詞》、《玉簪記》、《節孝記》、《遵生八箋》，以及散見於各詞曲集中的小令十六首、套數十六首。本次整理，搜集高氏所有著作，彙輯成冊，按《遵生八箋》、《芳芷棲詞》、《玉簪記》、《節孝記》、散曲（小令和套數）爲序，總二十七卷，名《高濂集》。其中，《四時幽賞篇》全文已見於《遵生八箋》之《四時調攝箋》；又《雅尚齋詩草》已佚，故未能闖入。另有《山水情》二十二卷，據稱高氏手抄者，今不入總集，附錄於卷末。

家世和生平

高濂《明史》無傳，其他有關記載亦不多。明汪道崑《太函集》卷四十七《明徵仕郎判忻州事高季公墓誌銘》（以下簡稱《墓誌銘》）這是汪道崑受高濂請托爲其父撰成的，具有較高的真實性；但過於簡略，如果再聯繫高濂著作中所提到的一些材料和有關史實，可以勾畫出高氏家族世系和高濂生平的大體情況。

《墓誌銘》曰：『高之先望，大梁宣仁太后之所自出也，武功郡王以外戚顯，其後扈蹕都杭州。』在《遵生八箋》自序後，用印四方，第四方篆文書『宋宣仁高太后父北作坊副使封武功郡王遵甫公十五世孫』，又在第十六卷『古杭高濂深甫氏編次』的署名之下，有印一方，用篆文書『武功郡王後』。《宋史》卷二四二《后妃傳上》載《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傳》：『高瓊家世燕人，祖霸，父乾。五代時，高乾在濠州，生三子，以江左蹙弱，尋挈族歸中朝，給田亳州之蒙城，因土著焉。』又據《宋史》卷二八九《高瓊傳》：瓊少勇鷙無賴，太宗尹京邑，知其材勇，召置帳下。歷事太宗、真宗、景德三年卒。子七人，長繼勳，性謙，有機略，善撫禦士卒，臨戰輒勝，在蜀有威名，號神將。子遵甫，官至北作坊副使。宣仁太后者，遵甫之女，因高氏三世皆有功王室，且其母曹氏，慈聖光獻后姊也，故自幼居宮中。時英宗亦在帝所，與后同年，仁宗謂慈聖『異日必以為配』。既長，嘉祐八年，遂成昏濮邸。治平二年冊封皇后。英宗崩，神宗即位，冊皇太后。累贈繼勳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令，追封康王，諡穆武。熙寧九年，帝詔宰相王珪為神道碑，御篆碑首曰『克勤敏功鍾慶之碑』。遵甫亦贈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令，追封楚王。元豐八年，神宗崩，哲宗即位，年僅十歲，高皇后以太皇太后名義聽政。前後臨政九年，時『朝廷清明，華夏綏定』，人以爲『女中堯舜』。徽宗宣和末，金兵滅宋，高氏一族隨駕南遷，來到江南，世居杭州。

葉德輝在《書林清話》卷五《明人刻書之精品》記載明代高承埏稽古堂所刻《劉賓客佳話錄》、《劇談錄》、《南部新書》後，有按語云：『吾縣王山長岱《浮槎文集》五·高寓公先生傳』

云：高公諱承埏，字澤外，號寓公，晚號鴻一居士。係出齊公子高後，以王父字爲氏。至宋武烈王諱瓊，發跡於汴。至忠節公世，則隨蹕南渡。元末，九世孫文忠公遜志自蕭縣避地嘉興，因繫籍焉。』

九世孫高遜志，《明史》附於《王艮傳》，『蕭縣人，寓嘉興。幼嗜學，師貢師泰、周伯琦等，文章典雅，成一家言。徵修《元史》，入翰林，累遷試吏部侍郎，爲太常少卿，與董倫同主會試，得士自艮外，胡靖、吳溥、楊榮、金幼孜、楊溥、胡濙、顧佐等，皆爲名臣。燕師人，存歿無可考。』《嘉興府志》載：『高道素，初名斗光，字明水，一字如晦，更字玄期。嘉興人。萬曆己未進士。除工部，歷郎中，以督造桂府殿傾論死，善鑒古，工字學，明代著名畫家。有《景玄堂詩集》。』

又高承埏，字寓公，嘉興人，崇禎庚辰進士。授遷安令，鋤豪強，招流散，設法濟急餉，省費萬計。改江南涇縣，數月政成，民有清高之謠。遷工部主事，上書白父道素之冤，即乞養母歸，涇人奉祀水西王文成書院。埏藏書數萬卷，博學強記，雖簿書鞅掌，不廢涉覽。所著有《稽古堂集》。』

據以上記載，高遜志亦高瓊之後，或爲高氏另一支，迄高道素時，與高濂時代相近，生活區域亦相鄰，或互有往來，亦不可知。

高濂的生世，得從其父高季公說起。《墓誌銘》：『季公名應鵬，字雲卿，（武功郡）王十五

世孫（當爲十四世）孫也。承家中否，不違爲儒，從伯兄合錢千，乃受賈。首事堇堇，顧獨親有常珍。不十年而饒，親交都所給取。』作爲高氏家族的一支，其十四世孫高季公時，家道已經敗落，不能讀書爲儒，故轉而從商，並因此致富。

高濂是季公的獨子，因原配朱氏不能生育，繼室張氏生有二女，適人；而在二十七歲時，家境改善之後，才另娶小妾生下高濂。對於高濂的出生年，據《墓志銘》：『今年正月，深甫袒臂括髮，蒲伏來告曰：「濂不夭，家大人奄焉倍矣。」』《銘》又云：『閏月癸未，又明日爲望，季公亡，年七十五。』查明萬曆二年閏十二月初一日辛未，十三日癸未，過兩日十五爲望，與此合。如果萬曆二年（一五七四，至十二月已至一五七五）季公七十五，前推七十五年爲孝宗弘治十二年（一四九九），季公出生；再過二十七年爲世宗嘉靖五年（一五二六），則高濂出生之年當在此年。

又在《遵生八箋·靈秘丹藥箋》『延齡聚寶酒』中說：『予年三十九歲服起，於六十四歲，鬚髮如漆，齒落更生，精神百倍，耳目聰明，比前大不同矣。』如以《八箋》書成於萬曆十八年（一五九〇），以此逆推六十四年，也與此正好相合。

至於高濂的卒年，據徐朔方先生《晚明曲家年譜》所載《高濂行實系年》，萬曆三十一年（一六〇三），高濂已經七十七歲，馮夢禎《快雪堂集》卷六十，是年二月十二日日記：『同王問琴、沈伯宏、俞唐卿湖上探桃花消息，會次兒攜榼，請高深甫集於我舟。』同年四月十四日日

記：『下湖，先遣歌伎行，余後之。入舟，問琴、伯宏、唐卿隨至，高深甫作主。同吳太守二兒、胡姬歷大堤陸祠新堤，與主翁別。』則是時高濂當尚健在，且能與友出遊。而據李日華《味水軒日記》載：萬曆三十七年（一六〇九）五月十二日，在杭州就只能『訪高瑞南子麟南，出其所藏郭忠恕復寫摩詰輞川圖，……麟南又出朱書小簡三段、舊畫冊二本，俱不足觀。』則此時高濂已不在世，按此推算，他的卒年當在萬曆三十一（一六〇三）至三十七年（一六〇九）之五六年間，享年約七十七—八十三歲。

高濂的父親是一個成功的商人，在生意場上，他宅心仁厚，寬以待人，『里人丁氏、莫氏從季公賈，闌出數千緡。客不能平，將主季公訟，季公不欲也。』謝曰：『彼非倍我，直將利帶吾有而自有之。彼果自封，我實封彼，彼其心將德我，何訟爲？』居無何，兩人者敗且死。季公閔之甚，復臨其喪哭之。』在生活上，慎交擇友，推己及人，『季公擇可而交，交必長者。獨里中二三子雅從公游，季公時時遣侍史問其家，及其乏絕，迄於白首無所取償。』而在仕途上，更是清廉自守，任意去留，『季公業既成，恥不得與士大夫齒，遂奉詔輸粟，守龍江關提舉者三年。客謂季公曰：「下吏不逮上賈遠甚，季公所不足者非五斗也，能規規然主告闔乎？」季公笑曰：「賢者不卑抱關，顧各以其志用職耳。」』先後領水衡錢三千緡具舟材，故事主者十一私之，季公勿問。大司空潘公檄再至，亟稱提舉廉。既而出判忻州，不逾月歸矣。』

在對待高濂的培養上，季公更是不遺餘力，『及深甫生，蓋夙昔才之矣。既就舍旁築藏書

室，貯古圖書，其上爲樓居，貯古尊彝鍾鼎，雅言世俗，務厚遺而疏擇術，厚將安之？即多蓄以侘子孫，直爲邯鄲虜耳。吾願以此居子，使之與古爲徒，即不爲刑，視彼邯鄲爲猶賢矣。深甫博學強識，游諸有名公卿，有開必先，則季公以之也。』

對於自己的兒子，季公可謂窮盡心力，直到高濂中年以後，季公已逾古稀，還在指導他的人生。『余入佐邦政，深甫方待次天官，余以季公春秋高，深甫安得違子舍？既聞深甫名高太學，傾都市賢豪，再試有司，格勿入，於是季公改慮，命深甫以貲爲郎。深甫次且，終不以平津易卜式。季公曰否，孺子獨不聞張廷尉耶？借令得通籍治朝，即爾翁桑榆可待也。深甫唯唯，貲人，得逮鴻臚。』

如此看來，季公所匯集的財富，使高濂有足夠的時間、精力和財力，心無旁騖地，像一個富二代，享受生活，遊戲生活。而他的思想境界，生活態度，進退行藏，更是影響了高濂的一生，無論讀書學習，研究和寫作，所有的一切活動。

目前，有關高濂生平的材料不多且不連貫，從散見的資料歸納起來，高濂一生有如下幾方面。

一、高濂出生在一個富商的家庭，自幼小衣食無憂，但身體總是不好。屠隆說他『少嬰羸疾，有憂生之嗟』（《遵生八箋·屠隆序》），高氏自謂『余幼病羸，復苦瞶眼，癖喜談醫。自家居客游，路逢方士，靡不頓首傾囊，以索奇方妙藥，……自治羸疾頓壯，蒙疾頓明。用以治人，

應手奏效。』又服『延齡聚寶酒』，『年三十九歲服起，於六十四歲，鬚髮如漆，齒落更生，精神百倍，耳目聰明，比前大不同矣』（《遵生八箋·延年卻病箋》）。看來在中年之時，改善也還並不是很大，一直到了老年之後，方才真正『鬚髮如漆，齒落更生，精神百倍，耳目聰明，比前大不同矣』。

二、高濂有一位見識深遠的父親季公，在他的培養下，聰明好學，才氣過人，汪道昆在《墓志銘》中說他『名高太學，傾都市豪賢』，應當不是虛語。但卻『再試有司，格勿入』，兩次科場不利，說明高濂讀書，著力處並不在仕進，而是率性而為，絲毫不受約束。至於求學國子監，入貲而後鴻臚待選，這顯然也和其父有關，因此當父死奔喪回南以後，就完全脫身出來，從此遠離了名利場的追逐。

三、高濂一生，興趣極為廣泛，在生活中，除了文人常態，讀書行文，從事創作之外，還涉及多個方面。高濂說：『余嗜閑，雅好古，稽古之學，唐虞之訓；好古敏求，宣尼之教也。好之稽之，敏以求之……故余自閑日，遍考鐘鼎彝，書畫法帖，窰玉古玩，文房器具，纖細究心。更校古今鑒藻，是非辯正，悉為取裁。……他如焚香鼓琴，栽花種竹，靡不受正方家，考成老圃，備注條列，用助清歡。』（《燕閑清賞箋》）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作了廣泛的文獻搜集，同時還身體力行，作過大量的親身嘗試。如居室怡養，則創二宜床、無漏帳、靠背、倚床之類；溪山逸游，則製提爐、提盒、酒尊、備具匣，改造便轎；烹製家蔬，則『皆余手製也，曾經知味者箋

人，非漫錄也。』（《家蔬類》）採摘野菜，則『余所選者，與王西樓遠甚，皆人所知可食者，方敢錄存，非王所擇，有所爲而然也。』（《野蔌類》）有鑒於此，在圖書著錄上，不少人把這部書稱之爲雜書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四、作爲藏書家，在高濂的各項收藏中，藏書是其最重要的一項。高濂以『藏書以資博洽，爲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』（《論藏書》），一生之中，廣泛搜求，所得甚多。屠隆說他『家世藏書』，『博學宏道，鑒裁玄朗』（《遵生八箋·屠隆序》）。『少志博習，得古今書最多，更善集醫方書』（葉昌熾《藏書紀事詩》卷三）。『嘗築山滿樓於跨虹橋，收藏古今書籍。其印記曰「妙賞樓藏書」，曰「高氏鑒定宋刻版書」，曰「高深父妙賞樓藏書」。又有《五嶽真形圖》，每冊首皆用之』（丁申《武林藏書錄》卷中高瑞南）。要藏書就要精於鑒別，而高濂正是這方面下足了功夫，在《論藏書》中，他不僅談到宋元各期刻本的特點：『宋人之書，紙堅刻軟，字畫如寫，格用單邊，間多諱字，用墨稀薄，雖著水濕，燥無涇跡，開卷一種書香，自生異味。元刻仿宋單邊，字畫不分粗細，較宋邊條闊多一線，紙鬆刻硬，用墨穢濁，中無諱字，開卷了無嗅味。』還對當時作僞之法作了深刻的揭露：『近日作假宋板書者，神妙莫測。將新刻模宋板書，特抄微黃厚實竹紙，或用川中繭紙，或用糊扇方簾綿紙，或用孩兒白鹿紙，筒卷用極細細敲過，名之曰刮，以墨浸去臭味印成。或將新刻板中殘缺一二要處，或濕黴二五張，破碎重補。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，年號或貼過，今人注刻名氏留空，另刻小印，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，角處或妝茅損，用砂石

磨去一角，或作一二缺痕，以燈火燎去紙毛，仍用草煙熏黃，儼狀古人傷殘舊跡，或置蛀米櫃中，令蟲蝕作透漏蛀孔。或以鐵線燒紅，錘書本子，委曲成眼，一二轉折，種種與新不同。用紙裝襯綾錦套殼，入手重實，光膩可觀，初非今書仿佛，以惑售者。或剗夥囤，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。百計瞞人，莫可窺測，多混名家，收藏者當具真眼辨證。』這當中所談到的作僞法，至今仍爲造僞者、鑒別者所沿用。

五、寄情山水，溪山逸游。高濂一生活動範圍，大體在京城和杭州，尤其是退隱之後，足跡就幾乎沒有離開過杭州。杭州一年四季風光各異，游覽其中，佔去了他的大部時間。高濂說：『時值春陽，柔風和景，芳樹鳴禽，邀朋郊外踏青，載酒湖頭泛棹。問柳尋花，聽鳥鳴於茂林；看山弄水，修禊事於曲水。香堤艷賞，紫陌醉眠。杖錢沽酒，陶然浴沂舞風；茵草坐花，酣矣行歌踏月。喜鸕鶿之睡沙，羨鷗鳬之浴浪。夕陽在山，飲興未足；春風滿座，不醉無歸。此皆春朝樂事，將謂閑學少年時乎？夏月則披襟散髮，白眼長歌，坐快松楸綠陰，舟泛芰荷清馥，賓主兩忘，形骸無我。碧筒致爽，雪藕生涼。喧卑避俗，水亭一枕來熏；疏懶宜人，山閣千峰送雨。白眼徜徉，幽歡絕俗，蕭騷流暢，此樂何多？秋則憑高舒嘯，臨水賦詩，酒泛黃花，饌供紫蟹。停車楓樹林中，醉臥白雲堆裏。登樓詠月，飄然元亮高閑；落帽吟風，不減孟嘉曠達。觀濤江渚，興奔雪浪雲濤；聽雁汀沙，思入蘆花夜月。蕭騷野趣，爽朗襟期，較之他時，似更閒雅。冬月則杖藜曝背，觀禾刈於東疇；策蹇衝寒，探梅開於南陌。雪則眼驚飛玉，取醉村

醪；霽則足躡層冰，騰吟僧閣。泛舟載月，興到剡溪，醉榻眠雲，夢寒玄圃。何如湖上一蓑，可了人間萬事。四時遊冶，一歲韶華，毋令過眼成空，當自偷閒尋樂。』再從他的《四時幽賞》和《芳芷樓詞》的大量描寫中，可以得充分的體現。

六、作爲一個養生家，咨訪道術，養生怡年，也是高濂生活中的一大特點。屠隆說他『少嬰羸疾，有憂生之嗟，咨訪道術，交游湖海，多綜霞編雲笈，秘典禁方』。高氏也說：『余幼病羸，復苦瞶眼，癖喜談醫。自家居客游，路逢方士，靡不頓首傾囊，以索奇方妙藥，計今篇篇焉盈卷帙矣。自治羸疾頓壯，蒙疾頓明。用以治人，應手奏效。』又服延齡聚寶酒，『年三十九歲服起，於六十四歲，鬚髮如漆，齒落更生，精神百倍，耳目聰明，比前大不同矣』。正是因爲自幼身體不好，因而注意衛生保健，多方求索，不僅著成了《遵生八箋》這部偉大的養生學著作，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，健康延年，活到八十餘歲，甚得養生之益。

著作和成就

高濂的作品六種，現分別介紹於下：

一

《四時幽賞錄》一卷，這是一部描寫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時，杭城周圍最可游玩之處的小品文

集，每時八篇，共三十二篇。筆觸清新，短小精悍，生動有趣，耐人尋味。有萬曆八年庚辰腊月（一五八〇）高濂自序：『余雅尚幽賞，四時景趣雖異，而真則不異也。即武林一隅，幽境幽趣，供人賞玩者，亦復何限，特好之者未必真，人自負幽賞，非真境負人也。若能高朗其懷，曠達其趣，超塵脫俗，別具天眼，攬景會心，便得真趣。況賞心幽理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跬步可得，日夕可觀，真如清風明月，不用一錢買也。夢想神游，吾將永矢勿諼矣。世果有何樂可能勝之耶！備錄一冊，願與同調共之。』該書清丁丙收入《武林掌故叢編》第十五集。全書內容在高濂撰集《遵生八箋》時，散入《四時調攝箋》中。

二

《芳芷樓詞》二卷，本書名或作《芳芷樓詞》，然近人趙尊岳氏《明詞匯刊》（又稱《惜陰堂匯刻明詞》、《惜陰堂明詞叢書》）中，所收據丁丙八千卷樓本重印本，即作《芳芷樓詞》，或因『樓』字形近『樓』字，高濂又建有芳芷樓，故誤。書二卷，上卷詞一百〇四首，內容有日常活動，生活情趣，歲時節氣，四時風物，西湖雪景，山居閑適，題情閨怨，懷人贈友。下卷詞一百首，選花一百種，大體每個詞牌兩種花，按開花時節爲序，故又名《百花詞》。其刊行年代已不可考，然據詞中所反映的情況，當不是一時之作。如《絳都春·元日》至《萬年歡·除夕》十三首，從元日至除夕，一年之中節候分明，顯然創作於一年中，詞中所謂『吾老，四十年來，看人世』，又《鷓鴣

鵠天·自述》說『打夥紅塵四十年』，四十言其大數，大約作於四十餘歲時，此時或就讀國子監，或待選鴻臚寺。而《風入松·閑適十首》創作時間當相差不遠，然而詞中反映出的心情，與前已大不相同，所謂『青襟耽誤十年餘。宇宙身迂。翰墨虛爲湖海客，前津始悟迷塗』，是知迷塗未遠，決意歸隱，又《浪淘沙·山居十首》，已全是隱居生活的寫照了。本書流傳不廣，目前可知僅有《明詞叢刊》所載惜陰堂本一種。

《雅尚齋詩草》，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：『其詩先有初集，今未之見，此其二集也。前有萬曆辛巳自序。』則《雅尚齋詩草》有初集和二集，初集在編纂《四庫全書》已『未之見』，二集刊印於萬曆九年辛巳（一五八一），清人丁申編《武林藏書錄》尚存，而時到今日，二集亦不見於世了。其內容，《武林藏書錄》謂『頗得自然之雅趣』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則曰：『大旨主於得乎自然，以悅性情，故往往稱心而出，無復鍛煉之功，其時山人墨客多此派也。』

高濂的詩和詞，後世評價不高，其詩除《雅尚齋詩草》初、二集散佚外，未見有人作任何選評，因而已隻字不存。而詞也大體如此，各種選本所載高詞不過二三首，如清顧景芳等《蘭皋明詞彙選》、《明詞綜》、《御選歷代詩餘》所選僅三首：《西江月·題情》、《惜分釵·即事》、《風入松·閑適十首》之第九首。綜觀高氏所著，大多在於我狀我景，我抒我情，所謂『得自然之雅趣』、『得乎自然，以悅性情』者。因而『往往稱心而出，無復鍛煉之功』，在格律聲韻上不刻意追求，而造成他人的詬病。如清萬樹《詞錄》卷八呂渭老《惜分釵》下評曰：明人高深甫作

《桃花路》一首，于『柳絲』句作『一見魂驚幾回顧』，『寶釵』句作『無限芳心春到惹』，平仄全拗。《詞統》選之，已爲無識，《圖譜》所列《惜分釵》，即收此詞，尤爲可笑。夫作譜以爲人程式，必求名作之無疵者，方堪摹倣。奈何取此謬句以示人耶？至其篇中語句之陋，更不必言，而『聲』字、『千』字，俱用仄聲；『草色』、『試問』兩句，誤用平平仄仄，俱無足取。

又、卷九趙德仁《醉東風》下評曰：明高深甫於『回雁』二句，『惟有』二句，皆先用平平仄仄，後用仄仄平平，顛倒矣。

又、卷十余克成《聲聲令》下評曰：高深甫作兩結，云『儼風走、漁陽甲兵』，『都付與、東風戰爭』，『陽』、『風』二字平，而『走』、『與』二字反仄，謬甚。

雖說讀者評者，角度不同，見地各異，但這也不能不說是其泯沒不傳的一個原因。

三

高濂本無散曲專集，而分別見于明清兩代的曲集之中，如《新鐫古今南北宮詞紀》、《彩筆情辭》、《太霞新奏》、《南音三籟》、《吳歛翠雅》、《古今奏雅》等集。各集所收，多有重複，去其複出者，可得小令十六首，套數十六首，今彙爲一卷。創作時間當不在一時。內容多涉閨怨、離思、懷遠、悼亡之類。對於高濂散曲評論者不多，大體與其詩詞相似，《郊行見麗人》文末《太霞新奏》注：『時有俊語，而於律調未甚精解。』（《怨秋聲》文末墨憨齋評云：『全套俱朗

秀，用韻亦帖。《鶯囀序》原稿第三、四句云「佃心頭般般是恩，愁日後椿椿成恨」，語頗佳，因不叶之甚，故改。先輩云寧詘詞以伸調，勿抑調以就詞。世乏知音，必笑予點金成鐵者矣。』所謂『俊語』『朗秀』，多指意境和詞語，這是都能肯定的；而在格律音韻上，則認為『未甚精解』，或『不叶之甚』，這也是比較一致的。

四

高濂的雜劇兩種，《節孝記》和《玉簪記》。

《節孝記》創作時間，大約在隆慶五年（一五七一），時高濂四十五歲。全劇分上下兩部，上部《賦歸記》十七齣，爲『節部』，寫陶潛歸隱之事；下部《陳情記》十六齣（今存十四齣，缺兩齣），爲『孝部』，寫李密夫婦孝親事。合爲《節孝記》。

《賦歸記》的故事，大體根據《晉書》卷九十四《陶潛傳》、《宋書》卷九十三《陶潛傳》、《陶集》中有關記載敷衍而成。晉人陶潛，又名淵明，字元亮，別號靖節先生，高風亮節，躬耕隴畝，寧忍饑寒，不肯爲官。桓玄作亂，劉裕起兵討賊，應召爲參軍。兩陣對壘，妙計應敵，大破賊兵。這時卻發現劉裕以晉室積弱，意欲取而代之，於是拂衣告歸，重返鄉里。潛叔祖因其貧苦，起爲彭澤令。淵明赴任，是爲『少霖微祿，以延歲月』。到縣三月，卻又不願爲五斗米折腰，掛冠而去。返家之後，得慧遠禪師之約，匡廬結社。然後還家，與子完婚，待世事都了，棄家人